

虞祕監正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唐之得天下也以兵而定天下也以文臣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矣當太宗在秦府時網羅文學之士論道經邦日勉焉而不怠巍巍德望澤之於詩書者既深一旦臨民又復令諫官隨宰相入闈議事有失輒諫嗚呼致治之本在此矣虞祕監伯施先生生於六朝之際學於顧野王其文章婉縟與徐陵相抗衡沈淪於隋而大用於唐太宗之世蓋其夙所網羅者也君臣相得稱其五絕五絕者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瀛洲十八學士預

虞祕監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凌煙閣者房杜而外先生一人而已何其盛也顧余讀先生傳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未嘗不廢書三歎也漢有留侯狀貌如婦人既佐高祖功成不居悠然從赤松子以去明有錢忠介狀如弱女子矢志於蠲灘鯨背間卒無救於明社之覆此其故何哉有可用之才而用之者猜之忌之固莫能竟其才而見幾者且將引之以去抑知其才而不善用武夫撓之羣小間之朝衣拭淚相與歎歎古今懷才而不遇者何可勝道幸而先生生於唐太宗之世恂恂儒雅魚水之得

傳爲美談不幸而生於漢高魯王之朝縱有五絕亦當知難而止否則抑鬱飲恨盡瘁其身已耳以康時務以拯斯民曾何裨毫末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自文中子講學河汾將相出其門牆一時薰德善良莫不以天下爲己任而唐悉收而用之以定天下先生躬遭其盛承清白之家學父荔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守知足之素風嗣父寄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生有自來人倫準的其沒也唐太宗手詔曰人倫準的今其云亡讀其山陵畋獵諸疏古之忠直何以過之至太宗作宮體詩使之廣和固細事也乃曰此詩

慶祕監集序

二四明藏書
鈔圖刊本

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斯其所見者大而所窺者微非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歟昔范文正謂微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子陵之高余謂非先生不能顯太宗之量非太宗豈能納先生之忠哉嗚呼唐之國運垂三百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既輯先生詩文因表而論之爲天下萬世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後

學張壽鏞

虞祕監集目錄

卷一文

聖德論

謝

隴右山崩蛇見山東江淮大水對

天見彗星對

上山陵封事

論山陵書

諫獵疏

破邪論序

虞祕監集目錄

一四明叢書
續編預本

書旨述

筆髓論

勸學篇

論略

去月帖

鄭長官帖

潘六帖

承示帖

詔書帖

晴曦帖

帝基帖

樂毅論帖

東顧帖

設齋疏

孔子廟堂碑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文德皇后哀冊文

左武侯將軍龐某碑序

樂府詩集 目錄

卷二 賦

琵琶賦

獅子賦

白鹿賦

秋賦

卷三 詩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奉和幸江都應詔

奉和長春宮應令

結客少年場行

門有車馬客

從軍行二首

出塞

詠日午

侍宴應詔得前字

侍宴歸雁堂

奉和出穎至淮應制

奉和獻歲讌官臣

康祿堂集目錄

發營逢雨應詔

凌晨早朝

賦得臨池竹

幽山雨後應令

追從鑾輿夕頓戲下應令

擬飲馬長城窟

怨歌行

詠秋螢

蟬

中婦織流黃

一作織錦曲

飛來雙白鶴

賦得慎罰

賦得吳都

乘輿

奉和詠風應魏王教

初晴應教

春夜

詠舞

虞恭王集目錄

秋雁

卷四 附錄

祕監宅址

故址詩

永興墨池

永興墨池詩

虞氏田園記殘石

枕臥帖

書經

會稽碑

虞荷碑

越州龍泉寺碑

附錄

隸行草書

唐文皇賜硯

文懿公墓

籍貫

傳三首

全唐詩話二則

卷之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詩紀事十三則

太平廣記二則

慈谿縣志本傳註二則

著述

凌煙閣勳臣贊

其十二永
興公世南

虞祕監集卷一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鄧張壽鏞詠寫輯

文

隴右山崩蛇見山東江淮大水對

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

天見彗星對

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未足憂
上山陵封事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

漢書

卷一

一四
明徵書
約圖刊本

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曆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

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瀟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

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

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之孝名揚於無窮耳

論山陵疏

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卽目人眾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獵疏

東漢書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於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較獵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楸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賤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殛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日縮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租稅徒搏任之羣下

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破邪論序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邈豈繩準所知實
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
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
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
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
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法師
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眾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

定祕藏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摘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
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功固能智周測海道亞彌天豈
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
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
於三空拯羣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
實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振乏扶危先人
後已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願力是
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峪洞焉
迴構巖崖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

五芝而偃仰游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棲盤古賢之所游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衡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梳訶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校眞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

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啟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是篇輒以藤緋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

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述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跡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

樂府詩集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寢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猶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袂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奧而歷禩增損迄以湮淪而淳喜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藥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鈺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驚曹蔡做學而

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
守無捨儀則尙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屺王洽逸少
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眾
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
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
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
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
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筆髓論

虞祕監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古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
蛇鳥獸之跡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
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
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
悟其旨也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
故爲臣也力爲任使纖毫不能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

帥處運動之事執生死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
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拘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
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
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
無骨側管則鈍慢而多肉豎管則乾苦而露骨及其悟
也癡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釋眞

虞秘監集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
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也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
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
勾截如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變化出乎
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
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翹按轉易也豈眞書一
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掣撥趨
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真至於頓挫磅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紆結也旋豪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豐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蠶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東晉書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旣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縲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蚪得水一作躍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氣雄而不

鯉透泉

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透書華兮不高逾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強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盡則已又生撥鋒仍毫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刃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

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敬斜志氣不和書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敬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

樂府集卷二

十四回明發書
刊本

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也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傳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輪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妙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惜於斯理也

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卽沒世而無聞矣
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
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邱山張芝
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
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
夢吞筆旣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
字用筆體法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
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
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
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
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
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
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
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
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
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兔務欲成其體要啟其戶
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蹟以周召爲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爲踰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羸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懷懷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尙有慙德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於始皇則爲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畱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主乎虞南曰夫人君

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眾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僞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飾情既盡而本質存焉懷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爲光武之驅除焉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爲最虞南曰此二帝

虞祕監集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爲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踣蹶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爲稱首

缺

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盛誅滅

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

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爲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聞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敷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爲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踰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爲幸多矣

自炎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

虞祕監纂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啓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殺伏后鳩荀彧誅朱融戮崔琰叟生弊於一言桓邵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劭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斯言爲當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請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爲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爲譬但以國小兵弱斗

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
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
主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
二人理弗能逮

以上長
短經

公子曰諸葛亮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之雄謀妙
算其孰能當斯勅敵者乎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
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然多仗
陰謀不由仁義猜忍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
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爲以此僞情
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
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虞祕監集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晉景文兄弟遞居宰相二人功德孰爲先後先
生曰景帝少有名節見重當時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玄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誅爽之
際晉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以見其英圖矣
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節不虧侯服
歸全於斯爲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

蜀役不逾時厥功爲重及高貴纂位聰明夙智朝野欣
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贊擬迹伊周遂乃僞殺彥士
高貴鄉公字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字內可謂晉之明主乎先
生曰武帝平一天下誰曰不然至於創業垂統其道則
闕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
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貽厥子孫一言一行以爲軌範垂
之萬代爲不可易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
留心內寵用馮統之讒言拒和嶠之正諫智士永歎有
識寒心以此國風傳之庸子遂使墳土未乾四海鼎沸
衣冠殄滅縣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
亦遠乎

公子曰晉惠之時張華裴頠盡忠王室扶顛救危猶足
南面何以坐視其弊危而不救焉先生曰晉自太康之
末風教凌遲俗澆薄爲日久矣況惠帝稟質下愚賈后
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於
原野自楊駿滅後誅戮相繼入王力爭戎狄窺覬頽綱

漏網一時崩潰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張裴儒雅安足
用之

公子曰中宗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爲中興之主比
於前代功德云何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
建策南渡興亡繼絕委任茂弘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
天良有以也然仁恕爲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
危社稷盛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

公子曰東晉自元帝已下何爲賢主先生曰晉自遷都
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已出王敦以磐石之宗

虞祕集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上流之地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明帝之雄斷王導
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佐任羣
賢因溷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興復中原不難圖也
公子曰謝安爲相可與何人爲比先生曰昔顧雍封侯
之日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稱其賢也夫以東晉衰微江
左凋弊戎狄交侵疆場日駭況永固符堅英主親率百萬
符融名將執銳前驅厲竇衡之觜距騁張蚝之鋒鏑先
築賓館以待晉居強弱而論雖鴻毛太山不足爲喻文
靜深拒桓沖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在

於胸中矣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哉若論其度量近古以來未見其匹惜哉不與八元三傑齊衡接軫驥首太階贊昇平之業矣

公子曰桓玄聰明有夙智奇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迫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德治人無聞焉以僥幸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爲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爲多矣季孟之間何爲非類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圍居旣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飯爲譬未足喻

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
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嶠函
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
觀其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勝胸襟則光武之匹惜
其祚短志未可量也

公子曰宋文寬明之君享國長久弒逆之禍爲何所由
善而無報豈非命也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
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爲善文帝
沈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
禍孽由自作豈命也哉

虞祕監集 卷一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賢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
體同心誅戮賢良斷翦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
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穉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
周歲稔遂移龜玉緘滕雖固適爲大盜之資百慮同失
可爲長歎鼎祚傾渝非不幸也

公子曰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代誠有之乎先生曰
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深知理道
踐位已來務存簡約武帝卽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委

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斯爲美矣

公子曰齊明帝爰自藩枝遂居南面爲時來之運曆數斯在爲人願所及負而趨乎先生曰左傳云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時命所鍾爲日久矣高武諸子跼萼相輝皆處藩干並分茅社宗枝磐石非無秀令明帝猜忌之心慮在身後誅慙吞噬蘭艾同焚委重東昏冀延七百與夫宋之孝武異代同規豈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寶卷之字冥數已彰斯蓋假手埽除以爲後代鎔範者也

虞祕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者哉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爲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蓋人事也唯上智與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馴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樂一作禮隔規獻無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

少曰少師少保少傅是與太子口者也故以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其惡行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翊衛之使
與太子居處故太子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
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語
秦使趙高傅胡亥教之訟獄所習者無非斬劓刑足夷
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

虞祕監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性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選左右弼教
之最急此五君者稟中庸之性

一曰凡庸之性

無周召之師遠

益友之箴規狎不肖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
亡身理數然也

公子曰梁武帝夷兇勦暴克成帝業南面君臨五十餘
載蓋有文武之道焉至於畱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
之君爲匹夫之善薰猶不驗

一作薰羞不染

危亡已及豈其道

非耶何福謙之無效也先生曰夫釋教者蓋出世之津
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旣

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凡俗之法則有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爲六波羅密與夫仁
義禮智信亦何殊焉蓋以所修爲因其報爲果人修此
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減是以發明醜於貌
而惠於心趙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
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與喪得失咸必由之下
士庸夫見比干之割心以爲忠貞不可爲也聞偃王亡
國以爲仁義不足法也若然者盜蹠高枕於東陵莊躄
懸車於西蜀考終厥命良足貴乎

虞秘監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人君修道與匹庶殊乎先生曰人君者居尊高
之地知生殺之權勢挾風雲力摧山嶽其威德大矣其
運行遠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濟爲懷仁恕爲體一物失
所若已納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萬類則得道之真也
若乃澤不被於行葦化不霑於海外區區一介之善亦
何取焉

公子曰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乃不終帝祚卒
至傾覆何也先生曰元帝聰明技藝才兼文武仗順伐
逆克殄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值國難之後傷夷未

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藩屏宗枝自爲讎敵
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
之良可惜也

公子曰陳高祖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何
主先生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隅豹
變嶺表埽重氛於絳闕復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
齊寇宏謨長算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
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爲優矣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先生曰梁季板蕩江東

虞祕聖集 卷一

二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凋殘編戶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
方隅猶阻代故未夷文皇聰明審知纂承洪緒羣賢畢
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
國史以爲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廣推心
待物可謂寬仁之主焉

公子曰長城公所以亡既聞之矣此則人事不足非天
道焉先生曰江左之地國小兵弱自吳晉以來歷年數
百止以人和地險用以自固陳末時隋文新有天下勵
精而理習兵講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強弱信不侔矣

若使明主賢臣修德撫眾加禮於鄰敵僅可保全四境
況至德之末任用羣小軍旅廢絕江淮雖固而不足守
欲求不滅其可得乎然亦期運使之然也

公子曰何謂期運先生曰陳氏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
溥爲揚州從事武帝受禪溥夜宿黃門侍郎孔宗範舍
夢一人著朱衣自天而下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
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爲
宗範說宗範曰吾年紀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之憂耳
自武帝至後主實五主從永定之初至今貞明之末又
三十四年諒知冥數已定非獨人事陳亡之歲史溥尙
存故詳錄焉以記異也

虞祕監集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號觀其器用足爲一時之傑
平先生曰道武經略之志將立霸階而才不逮也末年
沈痼加以猜虐不能任下禍及方悟不亦晚乎

一作不能任命

達生而欲移
崇目下云云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與爲輩先生曰太祖太武似
有異人之姿故能闢土擒敵窺覬江外然善戰好殺暴
桀雄武稟崆峒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之儔也

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何先生曰易稱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官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君尙步驟於茲矣獻文忘情九縣脫屣萬機傳位嗣子克昌鴻業窅然汾水不亦美乎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羣遷都瀋瀟解辮髮而襲冕旒祛羶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比夫武靈胡服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足臣主俱失斯風遂遠若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也虧損盛德吁可惜哉

公子曰孝明之諡符於行耶先生曰古人之立諡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崇高斯風替也久矣孝文衰運之時無夙成之德奸臣擅命女主臨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墜立名之義不

亦乖乎

公子曰孝莊逢陽九之運將立中興之業其不遂者何也先生曰昔小白有鮑叔隰朋重耳有趙衰子犯然克清中國遂伯諸侯孝莊羽翼心膂無聞英彥雖果於一劍之端終致夷滅之禍德之不健斯可哀也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先生曰神武潛謀於永安之際致捷於韓陵之間沖天之勢固足偉矣至於垂翅玉壁稅駕晉陽雄圖不展智勇俱困然進爲徇魏之臣退作肇齊之主奇才大節亦有可稱焉

虞祕監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子曰文宣狂悖之跡桀紂之所不爲國富人豈不至於亂亡何也先生曰昔齊桓奢淫無禮人倫所棄假六翻於仲父遂伯諸侯文宣鄙穢忍虐古今無匹委萬務於遵彥楊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人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公子曰武成傳位可與魏獻文儔否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獻文之謝百辟克固皇家武成之委萬方傾覆宗祀知子之鑒無乃異乎

公子曰高緯昏亂匹於周之天元孰者爲愈先生曰齊

人鼎足之時世宅中土東踰海岱西距華山南極江淮
北臨沙漠燕弧冀馬之勁漁陽上谷之兵負海貢其魚
鹽清漳瀉其腴潤國富兵強二方所不及也至如斛律
驍勇將帥之雄傑蘭陵忠肅宗王之英武信臣精卒距
險乘邊若使中才之君承斯舊業守而勿失鎮之以靜
縱不能跨彼邊疆振蕩宇內自可保全四境式固宗祧而
緯狂愚悖亂毀道敗德任用羣小誅戮諫臣嬖孽□□
圖闖堅含天憲宋鵠有乘軒之寵的盧蒙玉食之尊驕
淫昏暴宜其亡也比諸天元可爲兄弟之國

公子曰高氏負河海之利周人固峭函之險論其智略
孰者爲優先生曰若語其封疆料其士卒則周強而齊
弱非徒鴈行而已文帝潛師致果以少擊眾雖周瑜之
破孟德謝玄之摧苻固無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按自行
卒聞而霸大業奇謀長算固有以爲但顧命猶子自相
吞噬知人之哲於斯謬矣

公子曰宇文護廢殺二帝而欲自全臣節不終卒至夷
滅觀其心跡逆順云何先生曰宇文護與晉里克宋謝
晦無以異也此三人者並功蓋一時勢傾宇宙若欲窺

其神器有餘力矣其始實欲存國安身從容沒齒樹德後人以贖前愆是以里克對云不有廢也將何以與謝晦表云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何負於宋室此其情見乎辭也但三子才不逮於伊霍故不能克全厥美原其本志豈不然乎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一字內爲一代之明主乎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卑躬勵士法令嚴明雖句踐稷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

虞祕監集卷一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公子曰其毀滅一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公子曰請問其說先生曰釋氏之法則有空而無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當存長生久視騰龍駕鶴區中之教也至於止惡尙仁勝殘去殺並有益於三化無乖於俗典今以眾僧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棄其言可絕奚異責禱杌而廢堯怨有窮而黜禹見瓠子之汎濫遠塞河源覩崑岳之方陽遽投金燧曾不知潤下之德爲利已遠變腥

之用其功甚博并蛙觀海局於所見輪迴長夜之迷自
貽沈溺之苦疑誤學者良可痛焉

公子曰天元所行之事出人意之表詭譎奇怪何太甚
乎先生曰夫山之將崩必因拔壤樹之將折皆由蝎蠹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詭譎奇
怪豈足怪乎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先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
比於晉武可爲儔乎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
之衰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畱心政理務從恩澤故能撫

虞祕集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綏新舊緝寧遐邇文武之制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一
同書軌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絕滅王心奢汰雖
威加四海而情墜萬機荆璧填於內府吳姬滿於椒掖
仁壽雕飾事埒傾宮萬姓力殫中人產竭加以猜忌心
起五蠹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綱紀已紊禮教
斯亡少難長響皇枝勛絕廢黜不羣樹立非所功臣良
佐窮滅無遺秦年之矢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

以上馬
總通曆

去月帖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奉一兩日行左腳更痛遂不朝會
至今未好亦得時向本省猶不入內冀少日望可自力
脫降訪問願爲奉答虞世南詔

鄭長官帖

鄭長官致問極眞而其二人恆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
時有所異責

潘六帖

潘六云司未得近問莫邪數小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並淳化閣帖

虞秘監集卷一

三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承示帖

承示名公書盡觀可以頓醒滯思專此致謝世又拜帖

詔書帖

世南伏奉三日詔示陛下三日臨王羲之書伏以前時

手詔比之往往出逸少之奇蹤實臣安

下缺汝帖

晴暉帖

晴暉於行塗爲要定在何日世南比脚異惡不獲到府

敘離今以悽恨

蘭亭續帖

帝基帖

世南聞大運不測天地兩平風俗相承帝基能厚道清
三百鴻業六超君壽九宵命周成算元無之道自古興
明世南

樂毅論帖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數願學
耳世南近臂痛發書不堪觀縷也虞世南是十三日遣
書謹空得書爲慰可言也

東顧帖

疲朽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今因使人指申代面必

虞祕監集卷一

三十四明歲書

約園刊本

公力也鄭長官致問極真而其三人恆不蕩蕩將如何
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設齋疏

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
今謹於道場供千僧疏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
疾惟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

孔子廟堂碑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
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

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
翦商之業雖復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
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以立威
刑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
息鄉黨棲遲洙泗不預帝王之錄遠跡胥史之儔而德
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
盡性光前絕後垂範於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
斯之盛者也夫子膺五緯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
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標河海之狀纔勝蓬

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
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
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
并吞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
霸越之辨談之而不及於時天曆寢微地維將絕周室
大壞魯道日衰永歎時艱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
臨可寇道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霸終從大夫
之後固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
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未運是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

而游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於石函驗集隼
於金檣闢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
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
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美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
臺鞶繼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
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
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治
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旣而
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隕尙使泗水卻

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
知化其孰能與於斯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
道濟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
漢之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
遵古訓宗聖疏爵允紆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
明匪一屯亨遞有篋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
廢興炎精失御蜂飛蝟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瓦無
藏書之所階基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宏
至教允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

故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
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維龍戰爰整戎衣用
扶興業神謀不測妙算無遺宏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
生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元珪乘
石之尊朱戶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恆典於是在三
昫命兆庶樂推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
席蘿圖而御六辯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旻食視膳
之禮無方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爲
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

彼獯戎爲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
下策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陵滋
甚皇威所被犁頽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廷充仞藜街
填委外廩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
海無波燧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莫河枯矢東歸白環
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暍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斷
瑀反樸抵璧藏金革鳥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
遂古克已思治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
爲括羽成器必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乃入神

妙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袞斯
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
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
爲襄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址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
日占星式規大壯鳳鸞其特起龍柄儼以臨空霞入
綺寮日暉丹檻宵宵崇邃悠悠虛白圖真寫狀妙絕人
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跼龍蹲
猶臨咫尺睨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蒼蕭
韶之響檐檐盛服旣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
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絜璧池澗
流若鏡青蔥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於茲日台
舞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
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宏大訓之微旨
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
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
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齋趨
輿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絲旣染白玉已雕資覆篋以
成山導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宏

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師道等。偃玄風於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尙傳風範。荊州文學。猶鑄哥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事興壯觀。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徽猷。破之雕篆。迺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實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蹟索隱。窮澁洞冥。述作爰備。邱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纜易書。因魯史誌。此素王邈焉高。

庚祕監集 卷一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鷄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蔽去佩。誓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杜折。禮亡學廢。風頽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絕。隋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錄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

載修輪奐義堂宏敞經肆紆繁重巖霧宿洞戶風清雲
開春彌日隱南榮鏘眩鐘律蠲絜盞明容範既備德音
無斃肅肅升堂煒煒讓席獵纓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
風永宣金石

依庚書廟堂碑校正惟原碑亦間有誤
如標誤標及誤反落於字也字壽鏤注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太
上皇崩於大安宮殯於前殿之西階粵十月甲子朔二
十七日庚寅將遷座於獻陵禮也九天落構七曜沈暉
引驚翻於雙闕駕龍轡於六飛哀子嗣皇帝諱辯勇崩
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絕去昭景而
不留卽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詔史冊敘
德音風其詞曰

庚祕監集卷一

天四明叢書
約圖川本

玄覽載籍述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
系悠長虹暉降祉真氣呈祥蔥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
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
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
羣龍戰野蚩尤曜旗上良策馬拔山曠日滔天泯夏蕩
析黎元阡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連

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
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
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烟雲改色鏞筦變音觀圖受命負
辰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
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瀝叛
渙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
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丹魚在藻水
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
遐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脊言釋負有懷高謝倏爾櫟

湯沓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應景福
方期大年玉几奄及金縢遂騫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
而上仙攀幃展以孺慕抱劔烏以纏絲嗚呼哀哉虔奉
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不藏卽陶甄以成器貽儉德
以爲謨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市
背沃野於神臯越池川於渭涘懷岐下之前跡睽新豐
之舊里筋衰噫以留思旒聯翩而顧指悲風急而古木
吟平野晦而愁雲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
之不駐亟時遊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衰

歲凜凜而行其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
之東流動商山之風樹踣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
嗚呼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勳華
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名之不朽矧元功與
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嗚
呼哀哉

文德皇后哀冊文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
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一日丁酉將遷座於昭

虞祕監集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陵禮也殯宮夕啟靈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衛於
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
之莫反蜃輅將引機罇已徹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
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
靈降祉比齊越姜匹來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
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刑
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執勤璫珩垂則時逢昌聖
運屬休徵代邸膺歷唐侯嗣興紫宮並曜黃道階升化

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達理撫機
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眊側績苞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
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曖風暄霜嚴冰淨
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睿皇
支挺賢談高辨日學貫通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
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晨興弗豫德音彌
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
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嘗
環珮於增城今冥永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

庚祿監集卷一

四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灰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泣泣聞哀雁
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
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
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而隱霧嗚呼
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停人
何生而能久惟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
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左武候將軍龐某碑序

昔者彤雲受命樊灌佐其雄圖白水興王耿貫宣其上

將並能刷羽鱗倍風激水誓丹書以建國錫青社以
開基啓陳五鼎山馳下駟盛矣哉功臣之爲貴也眷言
前列矚能踵武嗣斯風者其唯變化公平公諱字相州
鄴縣人也靈源導於姬水胙土因乎魏邑或修文什晉
光命服以享大邦或習武遊梁握兵符而居上將自斯
累葉徽猷相踵洛下名相仲達顯其龍章襄川奇偉士
元騰其驥足長戟高門軒冕相繼形諸雕篆可得言焉
曾祖△齊中散大夫陳留太守登高能賦凌雲之氣已
道下車布德甘露之祥斯表固已陳諸往牒紀乎前載

祖△齊襄城王西閣祭酒鎮西將軍父△北海郡丞正
議大夫並德業相傳家聲不墜清談篤論芬芳無絕用
能載挺時俊克昌先緒公體膺景緯氣稟英靈容貌都
雅風神秀異資忠履孝彰於髫綺之年武藝雄才見於
幡旗之日彎弧妙於百中擊劒踰於千里於是氣蓋山
東名馳海內思騁龍媒用申鴻漸豈直梁甫在詠上觀
長吟而已哉弱冠爲左翼衛執戈武帳整笏禁闈便煩
左右爪牙攸屬遇炎德無象雅歎其亡雕騎隨滿月之
兵雁門列陰山之陣公頻驅七萃出自九重右控六鈞

左揮雙戟莫不擎旗執戟後殿先鳴勇冠當時勳高幕
府蒙授朝散大夫既而霧昏九縣塵飛五嶽戎狄交侵
藩維內侮公乃銷聲晦跡言念卷懷語默沈浮用觀時
變及欽明在運經綸維始孟津同德之侶沛邑大號之
初莫不抱樂爭趨奉圖歸命公早達興亡夙布誠款乃
羸糧景從憑風撫翼於時天步猶艱王途尙梗偷名竊
號蜩起蜂飛公每翼義師率先銳士銜枚束舌夜襲晨
趨沈舟焚次義無旋踵氣奪九軍戰同三捷以平霍邑
之功蒙授開府儀同三司群舉負阻秦川凶徒甚盛仁

泉嗣唐同惡實繁爰降神武襲行天罰公頻率精騎亟
引軍鋒入地道之九重超石城之百刃踰艱履險奇績
居多捨爵冊勳帝用嘉止蒙授大將軍以馮異之謙摠
加衛青之榮號論功序爵朝章斯允值馬邑妖氛侵擾
疆場龍庭酋長爲之聲援陳豨彊兵尙屯參合盧芴壯
騎或喻高柳乘折膠之氣罄引弓之力元戎致討遠臨
甸注公獎率義勇親稟宏謨躬先士卒奮不顧命雄劔
長驅大鐵凶醜王充阻兵怙亂竊據伊瀍秣馬河華連
雞趙魏相王宣威闔外材鉞鼎門公以前茅左矩奇兵

深入凌孫瓚之嚴城絕王離之甬道元惡剋殄厥功斯
茂及取劉闢於泜州破徐賁於兗邑常隨大旆每翼轆
門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拔幟揚徽隨機應變殊勳茂績
大啓河山蒙授上柱國封真定縣開國侯五年以久勞
戎陣奇功克舉優秩仍加用彭勣口蒙授秦王府左三
翊衛府右車騎將軍七年授秦王左一副護軍其年又
補左內馬軍副總管九年六月以業預艱難效彰忠款
蒙授左衛副率其年七月詔授右驍衛將軍其年九月
改封安化郡開國公皇上膺圖御曆臨撫萬方永言惟
舊恩榮彌重爪牙仁切僉議所歸貞觀元年七月詔授
左武侯將軍居陪闈錡出導金輿戒式導之青旌引金
吾之緹騎戎麾文物光輝朝野方當比跡韓吳齊功衛
霍陪玉檢之封翼蘿圖之駕而銜珠表瑞弗永於百年
坐樹闕名空傳於千祀弓韜明月之暉劔滅連星之氣
精粹所稟何其促歟以今貞觀二年六月八日遘疾薨
於雍州長安縣之安仁里宅春秋卅有五皇帝悼深祔
席恩同詔葬贈公官諡公禮也惟公少稱弘量喜愠
不形尤長武略仁而有勇及感會風雲立功成務謙虛

下物始終無改雖復闕羽有國士之風祭遵懷儒者之
操無以加也粵其年十月甲戌朔廿一日甲午窆於雍
州長安縣之八原遺孤藐然不勝孺慕同氣友睦彌庸
急難爰建豐碑式鐫不朽宣令名之無沫播遺芳於可
久乃作銘云

下缺 文
館詞林

虞祕監集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祕監集卷一

虞祕監集卷二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賦

琵琶賦

若夫巢木爲金門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說前古之
樸略而後代之精妍是以鼙鼓質而罕用鞞籥輕而莫
傳笛不爲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皆白珪玷以成疾
嗟近者之莫言歎知音之不迷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鑠
矣文教康哉武功旣象舞之載設亦夷歌之遠通乃定

虞祕監集

卷二

四洲叢書

約園刊本

八音論六樂成均弦誦之藝制氏鏗鏘之學辨新聲於
變徵研奇操於清角鏞管咸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
曲乃越眾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每段而逾新謚四
座以傾耳歎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
司樂進而稱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
絃幾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
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駑
情寬絕域之歸志旣而班爾運能鈞繩將設求嘉木於
五嶺取殊材於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香檀而橫裂木

瓜貞柘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縈而綺結徒觀
其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樸之修短任規
模之巨細旣異才而合體亦矧方而就銳惟適道以從
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彫文鏤采之奇
上覆手以懸映下承絃而仰施帖則西域神獸南山瑞
枝屈盤犀嶺迴旋鳳池開寶撥以更運帶文綬而旁垂
體備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
聞絃之旣調乃長弄之徐撫應緩調之疎節隨輕身之
妙舞悲紫華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

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諧戎麾而
威遠合金奏而功宣詠燕山之已勒美瀚海之方鑄亦
有飛梁邸遊楚館聞促柱之再調聽鳴絃之疎彈叶高
文而自遠飛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
小苑而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
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
噴聯綿斷續紆餘雙鵠之吟清壯三江之曲望南山之
遙翠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倡女有可憐之
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賓旣醉高宴

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
端若以河而注海亦杯來而始彈蓋感物動神和心悅
耳豈振木之爲輩奚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
以精微爲貴嗟四絃之已約乃包含於元氣叶笙鏞之
律呂參鍾石之經緯於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玄雲掩
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悅大雅之神心者也

獅子賦

舊唐書康國獻獅子詔
世南爲之賦編之東觀

惟聖皇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治至道於區中被仁風
於海外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舍夷言於藁街

虞祕監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方物於王會眇眇地角悠悠嶂表有絕域之神獸因
重譯而來擾其所居也巖磴深阻盤紆絕峻翠嶺萬重
瓊崖千仞馬頓轡而莫升車催輪而不進伊方服之君
長召積風而奉進爾乃發烏戈過白狼踰絕巘跨飛梁
越流沙而遙集超積石而高驤其爲狀也則筋骨糾纏
殊姿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鈎爪鋸牙藏鋒蓄銳弭
耳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鬣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
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斷齧握巴蛇
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蕩是以名將

假其容高人圖其質整其威以陵厲美其風而贊述鑿
倚伏以榮身乃有識之高軌彼白猿之騁妙終取斃於
弧矢雖玄豹之幽棲亦捐軀於巖趾竝同亡而異術豈
行藏之足紀何茲獸之明智獨出處以殊倫雖奮武以
馴摯乃知機而屈伸去金方之僻遠仰玄風之至淳服
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
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
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瞻百僚嘉歎悅聲教
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翫
順文德以呈祥乃編之於東觀

虞祕監集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鹿賦

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耀質
於名都旣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毫
應圖宴嘉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流
名典謨

秋賦

觀四時之代序對三秋之爽節雲旣淨而天高潦將收
而水潔凝珠露之淒冷鏡青山之澗澈燕違幕而巢空

雁驚羣而行絕於斯時也登綺閣臨飛觀開霧縠之疏
幌褰輕綃之碧幔映金波之皎潔明玉繩之燦爛看夜
鵲之繞枝望牽牛之隔漢蓮尙香於江浦草猶青於河
畔

虞祕監集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祕監集卷二

虞祕監集卷三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鄧張壽鏞詠霓輯

詩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薄
霧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耀瑞彩接重輪緣情
摘聖藻竝作命徐陳宿草誠渝濫吹噓偶縉紳天文豈
易述徒知仰北辰

奉和幸江都應詔

虞祕監集卷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國行周化稽山祕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叶前謨肆
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泛玉軸戒道翼金吾龍旗
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
知讓遵儀允美都冬律初飛管陽雁正銜蘆嚴飈肅林
薄暖景淡江湖鴻私淡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
漢筑動巴飮多幸沾行葦無庸類散樗

奉和長春宮應令

一作至壽春

瑤山盛風樂南皮務逸游何如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文
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汎沫縈沙嶼寒漸擁急流路指

八仙館途經百尺樓脊言昔遊踐迴駕且淹留後車喧
鳳吹前旌映采旂龍驂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
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廁琳球

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
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弦金谷浮雲轡吹簫
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
一顧長驅背隴頭燄燄霜戈動耿耿虹劍浮風起龍沙
暗木落雁門秋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輕生徇知己
非是爲生謀

門有車馬客

財雄重交結戚里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軒抵狹斜
汗千里馬繡軸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鷺入鳴笳夏蓮
開斂水春桃發綬花高談辯飛兔摘藻握靈虵逢恩出
毛羽失路委泥沙曖曖風煙晚路長歸騎遠日斜青瑣
第塵飛金谷苑危弦促柱奏巴渝遺簪墮珥解羅襦如
何自直道翻使谷名愚

從軍行二首

塗山烽埃驚弭節度龍城翼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
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
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
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翰摧九折危獨有西山
將年年屬夢奇

烽火發金微連營出武威孤城寒雲起絕陣虜塵飛
俠客吸龍劍惡少縵胡衣朝摩骨都壘夜解谷蠡圍蕭關
遠無極蒲海廣難依沙磴離旌斷晴川候馬歸交河梁
已畢燕山旆欲飛方知萬里相俟服見光輝

虞秘覽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塞

四明詩幹列入虞世基詩
原註云一作虞世南詩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
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揚桴上隴坂勒騎下平原
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驚戎軒凜凜邊
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鋒黯
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詠日午

高天淨秋色長漢轉曦車玉樹陰初正桐圭影未斜
翠蓋飛圓影明鏡發輕花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暉賒

侍宴應詔得前字

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白花燃綠
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侍宴歸雁堂

歌堂面涿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
歸初可侶鴈起欲分行刷羽同棲集懷思愧稻粱

奉和出穎至淮應制

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泛鷁首霜吹響哀吟
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悵望悅宸襟

虞祕集

卷三

四四叢書

約園刊本

奉和獻歲讌官臣

履端初起節長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潤響朱絃
春光催柳色日彩汎槐煙微臣同濫吹謬得仰鈞天

發營逢雨應詔

豫遊欣勝地皇澤乃先天油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
隴麥霑逾翠山花濕更然稼穡良所重方復悅豐年

凌晨早朝

萬戶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
日輝宮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啟應路通籍引王侯

賦得臨池竹

葱翠梢雲質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風影流搖防露枝龍
鱗漾嶰谷鳳翅拂連漪欲識凌冬性唯有歲寒知

幽山雨後應令

肅城鄰上苑黃山迺桂宮雨歇連峰翠煙開竟野通排
虛翔戲鳥跨水落長虹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山泉
鳴石澗地籟響嵩風

追從鸞輿夕頓巖下應令

雲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扈常命扈仙鑣乘

虞祕監集卷三

五

四理叢書
約園刊本

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徹
軒雲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慙
龍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雅樂抽簡薦徒謠

擬飲馬長城窟

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相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
騎猶銜勒疑兵尙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拓地
勳方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尙寒雲昏無
復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持報一餐

怨歌行

紫殿秋風冷彫蕢落日沈裁紉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
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籠移恩稍薄情疏恨磚深香銷
翠羽帳弦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誰言掩
歌扇翻作白頭吟

詠秋螢

的歷流光小飄飄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蟬

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中婦織流黃

虞祕監集 卷三

六阿明嚴書

新刊刊本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胞斷絲多衣
香逐舉衽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到交柯楊升
菴曰
此虞公續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
縱經音運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詩之妙

飛來雙白鶴

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青田颺
景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羣倒景外刷羽闕風前映海
疑浮雪拂澗瀉飛泉燕雀寧知去蟬游不識還何言別
儔侶從此間山川顧步已相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警
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舉復隨仙此亦有寄託
非漫作者

賦得慎罰

帝圖光往册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
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尙留情明慎
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
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存惻隱誠政寬恩濟
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在斯
歡然仰頌聲

賦得吳都

蠶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

虞祕監集卷三

七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流江濤
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趨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乘輿

乘輿入幽栖舟行日向低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杳
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猶聞可憐處更在若耶溪

奉和詠風應魏王教

逐舞飄輕袖傳歌共繞梁動枝生亂影吹花送遠香

初晴應教

初日明燕館新溜滿梁池歸雲半入嶺殘漏尙懸枝

春夜

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
鶯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詠舞

繁弦奏淥水長袖轉迴鸞
一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秋雁

紀事作
褚亮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任
爲有傳書意聯翩人上林

虞祕監集卷四

後學鄞張壽鏞詠覽輯

附錄

祕監宅址

明宋僖記略余避難梅川時胡處士達道嘗謂余曰鄉有虞家城者父老相傳爲虞世南宅基吾壯歲猶見其遺址高一丈許厚二丈餘吾祖母出其地余因與其從子惟彥過其處則其址之存者厚如處士往歲所見高則四尺餘耳周圍度之爲丈百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

虞祕監集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輿地志孔曄記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在餘姚嶼山南郡志謂治之東北三十里有嶼山今所謂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許國宅此無疑謂其宅在治西一里靈緒山蓋郡志誤也郡志旣誤而此相傳爲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地鄉人自其盛者傳之耳

光緒餘姚縣志

定水寺縣西五十里近鳴鶴山唐乾元二年建名清泉世以爲虞世南故宅

寶慶四明志

故址詩

明張鈇

凌煙閣上圖形後文獻而今尙足徵五絕才名欽日角

千秋祀事賴雲仍生前妙墨空遺世湖上荒基半屬僧
對景不須長太息蕭蕭松柏冷昭陵

永興墨池

縣西北鳴鶴場虞世南故蹟

句章據逸採入慈谿縣志

永興墨池詩

全祖望

此地湖書祖右軍有寓寮永興嗣墨妙祕監遊前茅碧

水猶疑染清魂定可招昭陵傳六法佳話已蕭條

原註晉右

前有墨池在奉化剡源之六詔唐賀祕監等上書案此詩見四明談助

虞氏田園記殘石

虞祕監集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僖虞家城記又聞梅川人嘗得虞氏田園記石刻於
城旁川水中斷裂不全其文有所謂桃源鄉應喚仲瑤
仲瑤等舊管水田二十二頃七十畝三角者可讀今余
得其斷石果然餘所記田園數石刻尙多在水中不可
得見

光緒餘姚縣志金石上

枕臥帖

虞世南枕臥帖雙鉤唐摹在朝奉大夫錢唐關杞處上
有儲氏圖書古印關嘗謂芾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
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

帖世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
記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善購得
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米禮部書史寶章待訪錄採入嘉泰會稽志

書經

虞世南書經在越州上虞

米禮部書史寶章待訪錄採入嘉泰會稽志

會稽碑

唐虞世南碑訪碑錄云虞世南書系地云貞觀二年立
在會稽南二十里龜趺猶存碑已亡矣

嘉泰會稽志

虞苻碑

虞秘監集 卷四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苻碑永興公世南撰釋某書貞觀六年大□大夫致
仕其年卒於會稽縣石不存

嘉泰會稽志

越州龍泉寺碑

越州龍泉寺碑虞世南撰布衣董尋重書沙門好直篆
額大周天授二年豎大和八年再修建碑在餘姚縣今
亡矣寺有重刻本

嘉泰會稽志

壽鏞案餘姚縣志金石上載有碑文碑之末尾署名
周天授三載壬辰八月壬午虞南撰布衣董尋書其
文云龍泉寺者晉咸康二年縣民王陽及虞弘質等

之所建立又云道場之建於茲二百年矣攷咸康二年爲丙申歲晉太元二十一年爲第二丙申宋孝建三年爲第三丙申陳太建八年爲第四丙申天授三載爲壬辰去丙申尙有四年蓋二百三十六年唐太宗卒於己酉歲越丙申十三年蓋一百九十三年舉成數言之碑作於太宗時或武后時均可云二百年但據唐書武后天授三年四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如意今日天授三載壬辰八月則其偽造紀元可知而文義淺薄與祕監孔子廟堂碑相去遠甚况祕監卽撰於前而刻於後後之豎碑者舉天授年號與祕監之名同署之有是理乎竊謂虞南是別一人非祕監也抑或文人僞託以欺沙門顛倒錯亂時月紀元而不自知修志者第知高扳祕監而不知實誣祕監也因爲辨論如此碑文不復錄此外亦不復贅

隸行草書

虞世南受業於吳郡顧野王其書得大令之規矩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峯處處開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道逸臭味羊薄不亦

宜乎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伯施隸行書入妙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魏也論其成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族子纂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繼楊師道上官儀劉伯莊並立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

又纂之亞也

唐張懷瓘書斷

壽備案張懷瓘書斷妙品九十八人中隸書二十五行書十六草書二十一世南皆預焉

虞祕監集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落疏慢無慙世珍然則壯文磯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纂煥嗣聖體多拘檢如彼珙玦亂其琬琰

唐寶泉述書賦

寶蒙註虞世南封永興公子纂孫煥皆能繼世煥授武官在仗宿衛初隋有猛將來護兒子恆濟皆負才學入唐繼登三仕故陸元方所云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兒帶刀言物極則反一至於此也

壽備案書斷以纂爲族子

述書賦註則以纂爲子待攷

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同郡智永善學士右軍世南師

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及其暮年加以道逸太宗謂世南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書翰居一焉隸行草書

入妙

嘉泰會稽志

壽鏞案稱祕監書法者唐張懷瓘書斷寶泉書法賦及寶蒙註甚詳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均採之及宋怡平閒吳郡朱長文撰墨池編既採祕監所著筆髓書旨述而張寶之所表揚皆備焉各志書所錄大致皆祖於此四書故不備錄

唐文皇賜硯

虞祕監集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萬曆閒命中書趙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內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曰太宗聖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之美從之文懿一硯爲後人所寶貴如此豈不以其人哉

香祖筆記

文懿公墓

禮部尙書諡文懿虞世南墓在靈渚鄉澥浦鎮

嘉靖志

延

祐志云世南出爲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陪葬昭陵子孫俱居長安墓不應在定海但明一統志及四明續志皆載定海有世南墓故仍府縣志之舊以俟參攷

浙江省志

慈谿縣定水寺虞世南故宅去寺里許有虞侍中大墓寺舊有世南遺像虞氏子孫多居鳴鶴鳴鶴與餘姚接壤而九域志亦言虞喜墓在鳴鶴今鳴鶴去定水止十里則定水山總連鳴鶴山也世南出爲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陪葬昭陵子孫皆居長安遂以故宅爲寺舊志謂世南墓在定海非

延祐四明志

籍貫

姚燮曰邑志云公墓在縣西靈渚鄉蠓浦鎮雙山張先生嘗言其裔孫居鎮支衍尙繁傳旣云陪葬昭陵此殆

虞秘監集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衣冠墓歟然一統志亦載之定非無據者余按詩紀傳以公爲越州餘姚人惟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改會稽郡置越州至太宗貞觀元年丁亥分天下爲十道越州屬江南東道而吾邑則句章縣東境鄞縣統於餘亦稱句餘傳以爲餘姚人蓋從朔也自來高賢所託地屬牙錯每互相引重爲榮時慈亦隸餘宜虞氏如仲翔由坡諸先生邑乘亦載今居蠓浦者多公裔復有公墓存則引之爲吾縣人要殊乎攘人私己者爾

蛟川詩繫 虞文鏡傳

傳一 舊唐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
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
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
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
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
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
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
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
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

虞秘監集 卷四

八十四冊 叢書
初編刊本

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
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
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
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
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
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
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爲
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
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於竇建德

偽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
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
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
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卽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
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
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
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悞若不勝衣而志性
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虞祕監集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
言之失未嘗不悵悵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
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
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
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
降服乘纓撤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
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
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
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

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
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
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
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
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
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
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
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
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

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
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
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
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斂容謂曰
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
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
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勅敵皆爲我所擒
及逢家難復決意定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

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旣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觀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廕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曆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

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
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
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
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喪亂以來漢氏
諸陵無不發掘至乃撓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
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
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

廣祕靈集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
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
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
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
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
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
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
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
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

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目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

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摧羽用充軍器舉旗較獵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屨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壘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

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
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
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
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
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
學士祿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
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尙
書諡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
遺補闕無曰慙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
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
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旣
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
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
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
尙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
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
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眞
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

尊像一區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
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傳二 新唐書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
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
謂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
帝高荔行知世南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
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布衣飯蔬
寄遺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入隋大業

世秘監集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任用爲七
品十年不徙字文化及已弒帝殺世南兄世基而世南
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寶
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
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宏文館學
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
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
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
失未嘗不悵悵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

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
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撤樂出次祝幣
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
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獻
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
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
東注雨江淮大水恐有兇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
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饑民申理獄訟多所原赦
後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
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
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
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久
而自驕慎終於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
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
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
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剷除六國陷煬帝

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
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敝
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
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
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
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
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腐馬遂以
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
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
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
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
舜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
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
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
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

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
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竟與秦漢君同爲
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
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
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
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
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帝嘗作
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
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

白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
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
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
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
士如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吏部尚書諡曰文
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
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
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

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
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
卹其家

傳三 餘姚縣志

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爲後故字伯施性沈靜
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
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自以爲類己
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
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

虞秘監集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軍時寄陷於陳竇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
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
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讓者
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
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
不徙世基日貴盛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殺
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
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
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

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撤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振饑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

平久而自驕慎終於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
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
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我若故負而矜

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

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案舊唐書是年四月

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

故事厚送終禮於是陳役峻暴人力告傲世南諫曰古
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
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

虞祕監集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

居霸陵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

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

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

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

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

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舜壽陵因山

爲體無封樹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
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
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
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
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
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
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
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
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亦不得用金銀銅
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
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
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
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
五十萬今人眾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
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
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
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

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

納舊唐書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

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餘辰順天道

材於林藪夷凶窮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

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繁斯蓋重慎防微

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

獲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

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

澆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嘗

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

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

愛宣和書譜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晚年

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帶以虞爲優劉餗隋

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具所棄筆頭至盈盆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

如故祿賜防閑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

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

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

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

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

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

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舊唐書又載圖其形於凌煙閣

子昶終

工部侍郎

唐書本傳

壽鏞按餘姚縣志大致係採新唐書傳而兼取舊唐書事實較備故仍錄之嘉泰會稽志延祐四明志則摘錄兩唐書鎮海縣志則全錄新唐書慈谿縣志錄兩唐書而加注語其注語已別錄文不重載

全唐詩話二則

宋尤袤

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虞祕監集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一約園刊本

不散奉詔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邪敕褚遂良卽世南靈座焚之

顏師古隋初遺事載洛陽獻合帶迎輦花燭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慙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慙生緣慙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唐詩紀事十三則

宋計有功

和鸞輿頓戲下詩云重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
宸展帝命扈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日下虹橋銀書含曉
色金輅轉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苑城遙蓮花分秀萼
竹箭下驚潮撫已慙龍韜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
簡薦徒謠

唐百家詩集重輪作雲輪軒營作軒雲盛風樂作甚雅樂

侍宴應詔詩云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
照水百花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得陪終宴握
管類窺天

唐百家詩集濫得陪終宴作濫陪終宴賞

虞祕監集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奉和詠日午詩曰高天淨秋色長漢轉曦車玉樹陰初
正桐圭影未斜翠蓋飛圓影明鏡發輕花再中良表瑞
其仰壁輝賒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詩曰早秋炎景暮初絃月彩新清
風滌暑氣零露淨鷺塵薄霧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
灼前曜瑞彩接重輪緣情擒望藻並作命徐陳宿草誠
渝濫吹噓偶措紳天文豈易述徒知仰北辰

又春夜詩云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
花隔水來

凌晨早朝云萬瓦霄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
盞送曉籌日暉青鎖殿霞生結綺樓重門啓應路通籍

引王侯

唐百家詩集
萬瓦作萬月

詠舞詩云繁絃奏淶水長軸轉迴鸞一雙俱應節還似

鏡中看

賦得吳都詩云畫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
黃旗美氣浮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
閣跨沈流江濤如素蓋海氣似朱樓吳越自有樂還似

鏡中游

沈流一
作澄流

虞祕監集 卷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賦飲馬長城窟云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
使都護在樓蘭輕騎猶銜勒疑兵尙解鞍温池下絕棧
澗道接危巒拓地勦未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
春隴尙寒雲昏無復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待

報一食

唐百家詩集絕棧作絕澗
澗道作棧道未賞作方賞

賦鶴云飛來雙白鶴奮翼達凌煙俱棲極紫蓋一舉背

青田颺影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儔倒景外刷羽闔風
前顧步已相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
無因振六翮輕舉復隨仙

達一作遠影一作景憐字韻
上依四明詩幹尙有三韻

賦結客少年場云漢魏各奇節倜儻遺名利其矜然諾
心各負縱橫意結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淶沈明月絃
金絡浮雲響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
客遠相求少年垂一顧長驅背隴頭啖啖戈霜動耿耿
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雁
行秋輕生徇知己非是爲身謀唐百家詩集然諾心作然諾情結友作結交淶沈作淶沈金絡作金谷垂一顧作懷一顧劍虹作虹劍浮韻下別有一秋韻流韻下無秋韻雁行作雁門
怨歌行云紫殿秋風冷彫蕞落日沈裁執悽斷曲織素
別離心掖庭若改畫長門不惜金籠移恩稍薄情疏恨

虞秘監集 卷四

王七四明殿書
一約鬪刊本

轉深香消翠羽帳絃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
侵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唐百家詩集若作羞

門有車馬客云陳遵重交結田蚡擅豪華曲臺臨上路
高門抵狹邪赭汗千里馬繡轂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
鷺入鳴笳夏運開劍水春桃發綬花輕裙染回雪浮蟻
泛流霞逢恩借羽翼失路委泥沙唐百家詩集陳遵作財雄田蚡作戚里繡

轂作繡軸霞字韻全異借羽翼作出毛羽末尙有四韻

擬古云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
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

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
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漢
有西山將年年屬數竒燧火發金徽連營出武威孤城
寒雲起絕陣虜塵飛俠客吸龍劍惡少纓胡衣朝摩骨
都壘夜解谷蠡圍蕭關遠無極蒲海廣難依沙鏗雕旌
斷晴川候馬歸交河梁已畢燕山旆欲揮方知萬里相

侯服有光輝

唐百家詩集燿火作烽火金徽作金徽旆欲揮作旆欲飛

太平廣記二則

採入慈谿縣志談獻門

宋李昉

太宗將致櫻桃於鄜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虞世南

虞秘監集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
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
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

慈谿縣志本傳註四則

梁書虞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權爲世南之曾祖

唐書世基辭章清勁世南博瞻名二虞

唐書藝文志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
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下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

於內庫以宮人掌之

潛確類書唐太宗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祕書也

著述

餘姚縣志藝文 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君臣諡議

一卷 大唐書儀十卷 羣書理要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作羣書

治要十卷注云祕閣所錄或祕閣僅錄十卷或宋志偶脫五字歟 案唐自高宗以後諱治爲理 冤闈

策十卷

見公武曰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野以授學

童故有遺下 北堂書鈔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文獻通考見公武郡齋讀書志並

虞祕監集 卷四

三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一百七十三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四庫存目並作一百六十卷天一閣書目作一百七十卷

見公武曰世南仕隋爲祕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入十部入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

之所 別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筆髓法一卷 筆

體論一卷 集三十卷

凌煙閣勳臣贊

其十二永興公世南

唐 呂溫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

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

百代出入三古問羲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

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

師是宗先聖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絃
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縷弁森森獬豸成詠德
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
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
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文苑英華七
百七十六

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目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

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較獵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屨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

余既輯虞祕監文爲三卷附錄一卷刊入四明叢書第一集流布久矣偶讀陸氏唐文拾遺見有虞氏論略一篇煌煌大文當時未及採錄今再板爰補刻之增入第一卷他日再有所得益將廣之丙子春張壽鏞又跋

虞祕監集

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